四庫全書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戍鳳翔黄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

岑明年攻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

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彦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諭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甸服生靈因兹受獘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

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殺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皐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户參軍賜死

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

欲庇之以為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

者除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崔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刼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輙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煑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

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宫中設小磨遣宫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宫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觧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宫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觧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刼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

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寛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内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州者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也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

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
曮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
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曮為人柔而
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曮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
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
岌遣從曮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
納從曮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
重厚嘗拒從曮遣人誅之從曮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

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歴鎮宣武天平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畮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曮廢帝入立復以從曮為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隷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黄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刼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

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户口流散建少賤習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冐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

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遯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傅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

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中酒酣與從

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刼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

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㕁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歔欷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頴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犯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乃

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
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
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
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
太祖曰天子與宫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
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
建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為大禮使罷

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為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黄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録多闕諸鎮因時倔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于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為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

渭橋其後黄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黄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彛昌為留後梁即拜彛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彛昌是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于思諫為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

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彞超自立為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為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彞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彞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彦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彞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彦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彞超外招党項抄

掠從進等糧道自陜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即以為節度使而史失不録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於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

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
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
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為留後梁即以為節度
使至莊宗時又以洙為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
洙子澄為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書請帥
於朝明宗以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
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
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冐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静難軍節度使後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恥間遣人誚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惋其後梁兵觧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

兵西至河中遣郴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懐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為其子彦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彦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南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為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於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

弟皆將兵戍境上關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
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
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容坊州
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
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
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
檢校太師兼中軍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
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

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於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膚施令罷居於家是時周密為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為留後開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温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温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内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宫室制度閎麗

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佗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耳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

年流於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説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與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

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録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於京師其一於澶州又葬其劒甲各二其一於河中其一於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卷四十

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李茂貞傳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鋋等敗行瑜于大唐峯○鋋閣本作鋌

楊崇本傳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郴王友裕擊之○郴監本訛彬今改正

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一至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王友亮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録監生臣陳振德

五代史卷四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衆推全播為主全播

曰諸君徒為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抜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竒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

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将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於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

于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於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於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

播被執虔州遂入於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兇悍矯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於大澤中乃擊鮮釃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於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

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刼州縣楊行密攻杜洪於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水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乆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於楊行密

亦嘗攻刼爲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彦恭彦恭恃塹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彦恭奔於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彦雄等七人送於梁斬於汴市彦恭卒於淮南澧朗遂入於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爲小校黄巢攻掠江淮所在盗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爲首尾久之

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於唐全諷曰聽鍾郎為節度使三年吾將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

匡時爭立乞兵於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於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将周本所敗江西遂入於吴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權所困聞德諲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諲功多

德諲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彦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彦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絶匡凝為人氣貌雄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太祖攻兖州朱瑾求救於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於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於匡凝以聘於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為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

破兗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弑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荅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臨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於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奔於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城輕車重馬歲輸於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

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嫚渥遷匡凝海陵後為徐温所殺匡明卒於蜀

五代史卷四十一

五代史卷四十一考證

盧光稠傳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閣本度字下無其字

雷滿傳汭戰敗溺水死於君山○閣本無水字取器嬉水上○南本取字下有其字

鍾傳傳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監本闕城中夜火起諸將七字今加入又一本無攻字訛

趙匡凝傳是時成汭死○汭監本訛訥今從雷滿傳改

正

五代史卷四十一考證

五代史卷四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隷其將曹全晸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晸入關與破黄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将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晸攻殺

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瑾兄

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於汴橋下今流俗以宣瑾兄於名加玉者非也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掠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

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兖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

戰城下瑾兵屢敗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
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兗
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
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
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於淮南楊行密
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
為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
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

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
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温與其子知訓專政
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遺愛妾候知訓
家知訓强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
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
瑾為節度使將行名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
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
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踶

嗚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携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内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劒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以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

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髙墳徐温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覇郎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

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遽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於京師昭宗

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撃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兖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兖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

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遂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於臨朐師範以兵廹之師厚陽為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令糧且絶當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别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

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台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於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柰何讐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懼

少長失叙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於地裂其衣又去為盜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収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

爽以罕之為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於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

河陽仲方奔於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於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為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為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名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於沇河乃歸太原李克

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頎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懐孟間啖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為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為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

也寓為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啟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溉伊鐸等遣子頎送於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

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於梁梁太祖得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遣方立將

兵出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於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於晉晉遣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為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

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於梁梁方東事兖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於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乗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於滏水之西方立

果帥兵來救為金後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廵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軍中以其弟洺州刺史遷為留後求救於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於太原以為汾州刺史後以為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於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黄巢有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為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瑶與珂爭立珙瑶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瑶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為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

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於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為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珙陜州珙為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顧張存敬偰言以一大繩與之曰為

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絪以兵守之絶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絪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為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為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

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於河將歸於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鴟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欵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與梁王有家

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嘘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婿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

末帝時為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
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
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
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
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
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
已過宛朐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
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

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犨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劒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名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冦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犨引兵擊

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黄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犨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犨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犨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

其衆圍犨置舂磨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犨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宫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翔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黄鄴於西華西華有

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犨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犨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因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黄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隘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犨節度使犨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冦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

四方祖饋輓供億未嘗少懈祖卒翔代立翔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翔為同州留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於家陳人為之罷市犨次子巖梁末帝時為戸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

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
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
謀遣人名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
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
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
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
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
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

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絶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

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

翔以為然巖與漢傑皆以為不可乃止其後黙王彦章用叚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為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事時許州温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為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

巖素所善㪟疑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犨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禄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犨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

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敵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

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刼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郄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巳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於

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旱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

五代史卷四十二

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李罕之傳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

○任經閣本作經任

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五代史卷四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黄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兖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

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

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彦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

李彦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頴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爲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歴汝潁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

爲天子昭宗反正以爲太子年㓜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廹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

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彦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彦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劒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劒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爲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

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
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
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内人景妵言當彥
威等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坑
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
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衛
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

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官宦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宫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洺聞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

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官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

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

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乃牓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

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諜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廵兖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彊敏有口辯

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安庸人也叢後果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黄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彦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

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兖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已為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入為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

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冐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下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冐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弑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譔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

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𤣥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弑何太后因殺璨及𤣥暉廷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

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

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
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鎭横海卒于鎭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畧黄巢陷長安
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與平
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
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
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鎭
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

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讙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

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静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刼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劒鬭鷄紗遺

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為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爲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還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賔至鳳翔與宦者俱見殺

王敬蕘穎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

刼汝頴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遂代之即拜刺史敬蕘爲人狀貌魁傑而沉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頴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怒𣸣河南諸州獨敬蕘不可下由是頴旁諸州民皆依敬蕘避賊是時所在残破獨頴州户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頴州敬蕘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蕘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龎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頴大雪士卒飢凍敬蕘乃沿淮積薪爲燎爲作糜粥餔之亡卒

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蕘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爲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蕘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爲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敎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

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弒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

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卷四十三

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韋震傳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監本闕圖字今增正

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五代史卷四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劔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

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

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巳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閒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巳死未能塞責

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爲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爲武信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

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謡言曰黑牛出圈欆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黄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

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㽺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㽺直趨河陽戰于沇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内黄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别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

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弑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

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彦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祖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别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彦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

況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逺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彦章走出遅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彦許以刺史彦謂異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隷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彦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彦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彦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

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頲曰爲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掠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鄴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卽召鄴還戒彥勿爲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延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淸而後入從

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
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
於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
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
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洺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
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温將五百騎救寶温至內黃遇
晉軍乃降晉晉遣温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

晉晉王拜賓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賓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審覷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賓爲招討使明年三月賓戰敗退保趙州憖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

皆見踈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彦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趨鎮定王彦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

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

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遫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

吾冐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畫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

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劒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

脱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卷四十四

五代史卷四十五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黄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

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沇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

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頼之及梁太祖刼唐昭宗東遷繕理宫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蓚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廹淫之其子繼祚

憤恥不自勝欲剚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斸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

武陜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
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
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
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
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
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
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
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

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斵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讐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

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黄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冤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来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

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為盜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為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為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

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陜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録以爲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兾王太祖遇弑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勍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

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絶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絶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

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閲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爲討已閲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

爲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乂爲郭氏報寃莊宗初疑其事韋伶宦官日夜以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

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會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别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劵示會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會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巳之後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歴宿洺陳三

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弑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鄢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

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宫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

餘年誅歛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襄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為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

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爲眞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内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朱漢賓字續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

戰歿于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爲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兖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鴈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爲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懽甚留至夜漏二更而

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爲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荅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爲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爲莊宗所厚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

子必傳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又以其妹内太祖妹有色後爲美人凝爲人憸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爲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爲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

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爲姦彥章爲招討使三日用竒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爲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巳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絶唐軍號護駕水莊

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

朕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以謟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畧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

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

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隷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

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巳亡欲自殺爲賔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黄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

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竒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卷四十五

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

張全義傳濮州臨濮人也○第二濮字監本訛漢今改正

朱友謙傳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語一本作矣

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止載友謙求節鉞于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考異載莊宗列

傳止云上令幕容王正言送節旄賜之俱未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之事

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